

短篇小說集

小說集

次

苦的破壞者

死後分

一個寡婦和孤兒

快樂

他們倆前後十年的談話

老頭兒

秀兒

父親給的汽車

士別半年

人格

創作短篇小說集 目錄

玉英

公達

楊益惠

龔楚書

蔣志仁

簡又文

又文

程小青

警人

玉汝

小說集

第一 苦的破壞者

玉英

陰雨綿綿，下個不休。淒涼的小村莊，被厚而且密的烏雲，重重地壓蓋着。樹都低着頭，不住的流淚；含苞的花，也向道旁欹側着，不住的搖頭嗟嘆。道路都變成水溝了，誰也怕去與他辦交涉。可憐的母鳥，伏在樹梢上的巢中，閉着雙睛，被雨點打得嘖嘖的悲叫；但她有幾隻雛鳥兒，卻伏在溫暖的母翼底下，正在作那平安的甜夢。咳！這時候除了這幾隻快樂的少雛鳥外，全世界好似再沒有別的快乐的东西了！

悶塞的空氣，帶了無數的苦字，被那『苦的破壞者』送向世界來了。他南征北討，大獲全勝。他遨遊天下，正自高興的時候，穿過了一個松林，憑着無微不入的勢力，卻撞進了一所茅屋。一個八歲的女孩子，獨自在廚房裏，逗着貓玩。瞧見苦的破壞者，抬額向他蹙了蹙眉，仍低下頭去，從玫瑰的小簷內，笑了一笑，苦的破壞者手段雖高，一時卻又奈何她不得，於是發了個很，奔向臥室裏面去了。那臥房在陰霾密佈的天氣裏，自有他神聖的日光與溫度。苦的破壞者

在門縫裏偷看着，心忐忑的跳，起先躑躅着不敢進去；呵，但他畢竟是苦的破壞者！他大着膽量，突然一躍，就跳進去了！

牀上躺着一個肌黃體瘦，不滿四歲的小男孩。母親坐在牀面前一個破舊的櫈子上，俯着身，一手拉住病孩枯乾如柴的小手，一手輕輕撫在他的額上，撫弄他短而柔輓的頭髮。他們兩雙愛的眼睛對看着，成了兩縷光明的線。從慈母的唇內，發出清和的歌聲，病孩聽着，微微的發了點笑。忽地母親的歌聲中止了，小孩哇的一聲大哭起來，面白如死灰一樣，全身的筋都抽緊了！慈母的心臟爆裂了！眼睜睜的站在旁邊，不知道用甚麼法子救急！

她奔到窗前，往外看看，雨下得更大哩！雲聚得更密哩！蹬了蹬脚，喊了聲上帝，她的淚，如同泉湧的淌下來，嗚嗚咽咽地和淅瀝的雨聲並小孩的苦痛聲都攪雜在一處。她哽着嗓子，高聲外叫道：「寶……寶娥你……來！」

娘聽得母親叫，忙把小貓撇下，一溜煙的跑進來，看見母親用袖掩面，靠着窗戶，哀哀啜泣，小弟在牀上儘自抽搐，連哭的氣力都沒有了。寶娥走到牀前，看看可憐的小弟弟，

又望望可憐的母親，他的眼淚也如珍珠似的掉下來了。她揩着淚，走到母親面前，雙手將她樓抱，望着她慘白的臉說：「媽媽，你怎麼不禱告？」

這一句話，登時把苦的破壞者嚇的往後一退。屋子漸暗的光，又重明了，溫度也復了原。母親定了定神，就與寶娥一同跪在病孩榻前，她們誠誠懇懇的祈禱，鬚髯有一柱香煙，從她們中間騰上，再再地被送到上帝耳中去了。耶穌也向他們灑了幾點同情熱淚；他榮耀的面上立刻射出幾道溫柔的光；他慈愛的心也同時發出幾句如音樂的安慰說：「在世上你們有苦難，但你們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了世界，我豈能棄掉你，豈能忘記你？婦人焉能忘記自己乳養的嬰孩，不憐恤自己所生的子？婦人縱或忘子，我必不忘記你。」這聲浪打在牆上，四面起了回聲，與她們母女倆同說「阿們。」

這時那苦的破壞者，被趕出去了。母女二人滿得了大有榮光的安慰和喜樂，眼睛望天，愉快的說：「……願父旨得成。」

她們從跪下的地方起來，看看牀上的小寶貝，已經漸漸地和緩了抽搐，眼睛閉着，呼吸很微，

如同斷絲。他母看他的臉色，摸了摸脈，知道孩子無望了。母親俯身輕輕叫道：「小寶貝……你平安的回家去罷，媽媽的愛尙不及耶穌的愛咧。」病孩雙目微啓，視線從他姊姊身上移挪到母親慈悲的眼眶，就定住了。慘白的小臉發出一奇異光彩的笑，發乾的嘴唇蠕蠕動着，好像是對他親愛的母親和姊姊說「天家再會。」一分鐘後，他的小靈魂，就被一羣小天使妝飾起來，他們唱着歡迎詩，把他送到天父那裏去了。他美麗的小樣兒，到今日還在他母親的印象中咧！母親用臉挨了挨那冰涼的小臉，向他小脣上輕輕吻着。唉！這吻就是他們母子最末後的愛的表示！母親又靜默禱告了片時，就起來拿一條雪白的破被單，把小屍首蓋上了。她轉身撫摸安慰寶娥，攜他出房，走到大門口，就立住了。

這時候雨已經住了。兩邊的黑雲撥出一角空地，將碧青的天透出些來；一陣微風，把樹和花的殘淚拭了拭，他們喪氣的頭就漸漸抬起來了。那隻母鳥也從窩中飛出，面向着立在門口的母女，唱了首得勝曲，安慰她們；她們聽着，便也合唱了首「天是我家」的詩去和她。

苦的破壞者，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裏？

篇二 死後分

公達

「唉！我的姊姊，真是苦不勝言！今天回來拜壽，又整整的哭了一個時辰。你問我什麼眼睛紅紅兒的，却是陪伊出了許多眼淚。」

說話的是個青年女子，坐在一只錦茵溫軟的沙發上，伊的旁邊，站着一個丰神奕奕的少年。這少年姓黃，喚做海秋，那女子却是他的妻子，喚做朱錦圓。他們倆結婚了還不到一年，甜蜜得什麼似的。這天是海秋岳母的生日，二人便同去拜壽；拜了壽回來，海秋見錦圓眼腔紅紅兒的，不免詫異，便動問了一聲。錦圓的姊姊，喚做錦研，嫁的丈夫，喚做周守新，才貌出羣，也不輸似海秋。然而每逢錦研歸甯，必得出掉許多眼淚。

當下海秋聽了錦圓的話，便坐下來，細細的問道：「爲什麼呢？他們家是城中第一個富室，不憂吃，不憂穿。就是守新的性格，也溫存得很，難道有什麼虐待的事麼？」

錦圓歎了一口氣，搖頭道：「不是不是，守新待我姊姊，要算好極的了；每逢姊姊氣惱的時候，

總是他去百般安慰。要不是這樣，那我姊姊的苦處，格外不得了呢。」

海秋道：「那麼到底爲的什麼？」

錦圓道：「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事，不過他們家人口太多，應接不下，便天天有氣惱了。

上面呢，一個婆婆，一個叔婆；中間呢，一個嫂子，兩個小姑，一個小叔，還有五六個姪男姪女，天天鬧在一塊，沒一個是好說話的。我們姊姊在家裏的時候，那是任性慣的，要什麼，便什麼，忽然受了束縛，已是難堪的了，何況依了這個，得罪了那個，整天的提着一百二十個心，去對付他們，却那裏對付得過來。裏頭最難弄的，是個叔婆；其餘嫂嫂小姑，也是笑面藏刀。一個不周到，便來扳你的差頭。一天天的受那悶氣，你想苦不苦？就如今天，伊起了個絕早，梳起頭來，滿意樂他一日，那知道頭沒梳得一半，那第二個小姑，手裏拿着一件東西，笑嘻嘻的跑了進來，我姊姊看時，原來一只絨線結的袋，口上有些破了，伊便要求我姊姊給伊修好。我姊姊說，『今天沒有工夫，明天再修，』伊一定不肯，說是等着上學要用的，立逼着要馬上修好。這種東西，破的雖然不大，修起來却很費事；沒奈何，我姊姊趕緊梳好了頭，竭力的替伊修補。剛補了一半呢，那堂房的小叔又來

了，拿着一文錢，一根鷄毛管，定要做個毬子。我姊姊實在沒工夫，祇能回絕了。等到線袋修好，天已不早，我們去接的轎子，已等了好一回，姊姊匆匆忙忙，換了衣服，去辭別了兩位尊長。恰好伊們坐在一塊兒談話，便稟了一聲，說要去了。正在這時候，那小叔也走了進來，骨都着嘴，向他的母親說道：『我嫂嫂不肯給我做毬子呢。』我姊姊聽了，趕忙陪笑着要回答，那知這位叔婆，已經板起了面孔，厲聲說道：『誰教你找嫂嫂的呢！』可知道伊今天有要緊事情，立等着要回去拜壽的，這東西我來做罷，不消一分鐘，也就罷了。』說的時候，又冷笑了數聲。我姊姊正在爲難，那第二個小姑又來了，拿着線袋，說裏頭錯了一個花紋了，還要重做。接着那叔婆趕緊叫了過去，說：『體恤些你嫂子罷，伊要緊回去了。』這時大房裏的嫂嫂來了，聽着，忙把小叔的錢，搶在手裏，笑說：『我閒着沒事，我來做罷，不比那絨線生活，是獨行生意，我們笨的都做不來。』咳！海秋你想這時我姊姊笑也不是，哭也不是，說話也不是，不說話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呆立了一刻。還是那叔婆催着伊『走罷』，那婆婆也說了聲，『既是要去，呆立着什麼，』沒奈何勉強回了一聲，搭訕着走了，却受了滿肚皮的委屈。這種事其實誰也算不得差，但是那種難

受，却已至乎其極！可憐我姊姊天天受此難受，逃也不能逃，避也不能避。你想這種苦，怎麼教伊不要哭呢？」

海秋聽完，也微微的發了一聲同情之歎，接着說道：「什麼他們家的這些人，都是這樣難說話呢？要似我家，姊妹兄弟，也是不少，都是和和氣氣的，就是兩個嫂子，也和顏悅色，從沒有你猜我忌的事情。你想你去了，或者他們來了，都不是很親熱的麼？」錦圓道：「不差，不但來了很親熱，就是分別的時候我常，戀戀不捨呢。我說常住在一塊，我們就熱鬧了，就快活了；兩位嫂嫂，也都是這麼說。就不知道你們家這是什麼個家規，娶了一房媳婦，住不到幾月，便立刻逼着遷出；既不是討厭，又不是有什麼仇恨，却將好好一家人家，弄得四分五裂，這也是個美中不足。」

海秋道：「不是，這是我們父親的主意。他說等得兒子一娶親，他做父親的責任就完了，所以一定要遷出去，以後成家立業，各人趕各人的營生了。所以我們沒有做事情，沒有進款，或者進款甚微，沒有自立的資格，父親便永不同他娶親。這是個勉勵自立的意思。」

錦圓道：「這自然不錯；但是住在一塊，也沒有什麼不可。」

海秋道：「否否；這事我父親常說的，他說：『你們現在兄弟姑嫂姊妹個個要好和睦，就是長住一塊的緣故；一經同居，怕不到幾時，就要生意見，保不牢從前的和睦了。』」

錦圓道：「那是我再也不信的。這是人的問題；我們家的這些人，難道都同周家一樣的麼？住在一塊，和好也和好不過來，那裏會有意見？不然，我們這樣分開了，便各人如了各人的願，什麼要你想着我，我想着你，都恨着沒工夫，不能常往來呢？」

譚了一回，那用的老婆子，手裏拿着一封信，說是二少爺那邊送來的，還是飯後來了，却此刻剛纔想着。海秋接了，拆開一看，向錦圓道：「這真是有興的事！大後天二哥約我們到徐園看

梅花呢。那徐園的梅花，我去年曾經看過，差不多有四百枝，近了那梅林，便有一縷清香，沁入心脾。加着那幾處樓台亭宇，都很有些邱壑，這到不可不去一遊的。我們剛纔說起他們呢，那知

道大後天就可以大家暢敘了。錦圓點了點頭，停了一刻道：「我想我們姊姊，很爲鬱悶，何不那天也去請伊來同敘一日，你想好不好？」海秋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好，明天你就寫信去請；請伊早些來，到我們這裏吃了飯，一同走去。」錦圓道：「很好，就是這樣辦罷。」

過了兩天，看梅的日子到了。那天海秋夫婦早上起身，見着一窗晴日，即歡喜的了不得。

吃過早飯，便眼巴巴的望着客人到來。好容易將近十二點鐘了，纔見錦研攜着他一個姪男，一

個姪女，笑容可掬的走將進來。海秋夫婦急忙歡迎着，取出些果子，款待兩個小孩。一面端整

了午飯，忙碌了一回，方纔就緒。吃過了飯，三個大人，兩個小孩，便向徐園進發。一進園門，迎面

就是一叢梅樹，雖然一色的白，却覺得絢爛異常；加着奇香撲鼻，不能不使人喜悅，興致頓高。穿

着梅林，曲曲折折的走將進去，却見一座亭子內笑語喧嘩的迎出幾個人來，看時原來便是二房

夫婦，和着幾個親戚，說：「父親等都是剛纔到呢，却到了後面遊玩去了。你們來了，這裏歇歇罷，

大約大哥四弟，也差不多要來了。」海秋道：「他們都還沒來麼？」正要說下去，錦圓指着道：「

這不是來了麼？」便飛步的迎將出去。接着家人一齊出亭相迎。坐了一會，又羣向後面而

去。

這徐園的地面，很是寬大，造的也玲瓏剔透。走了一回，錦研說：「我腿痠了，找個地方坐坐

罷。」恰好有一座樓。錦圓便同伊上樓坐了；開窗四望，見一叢叢的梅花，開的精神煥發，真是越

看越愛。忽見大房裏的兩個孩子，跳跳舞舞的來了，望見錦圓們在樓上，也便登登登的上樓遊玩。不一刻，他們的父母也來了，大家坐着閒講。可是小孩子的情性，是坐不牢的，錦研的姪男姪女，合了大房的兩個孩子，又下樓去看梅花。鑽來鑽去，却見有一枝很矮的，開的倒也茂盛，錦研的姪男，便不問情由，伸手去折了一枝。那姪女也要，又折了一枝。大房的兩個孩子道：「折不得的，剛纔我們祖父說，『看花是看的，切不可折。』」話猶未了，那姪男道：「關你們甚麼事！你們要折，也去折就是了。」忽然見他妹子又折了一枝下來，却比他手中的好看，急走過去道：「這枝給我罷。」伸手搶了過來。妹子不服，要想搶還，兩個人便口角起來了。錦研等聽得，急急走將下來，連聲喝住，却那裏喝得住，一句緊一句的，差不多要挺身而鬪。虧得錦圓走來，便一人一個，拖了開去。那邊大房的孩子，一五一十的告訴母親：「他們要折花，勸他不聽。」沒說下去，也給他母親喝住了，又分道去遊玩。

一路走着，錦圓道：「姊姊什麼你這姪男姪女，竟這樣的凶橫？大人說的話，一些都不聽。」錦研歎口氣道：「你那裏知道，這兩個還算頂和善呢！大房裏的和那小姑，纔是天不怕，地不

怕，凶橫到個極點！他們天天沒事，便聚在一塊兒；可是挨不到一個時辰，便相罵了，打架了，鬧一個天翻地覆。大人出場，罵的罵，打的打，雖然打罵的總是自己的，但是心裏頭便各各存着意見，含譏帶諷的暗鬭個不了。一回兒伊們小孩子又聚在一處了，却是大人的意見，正在那裏難分難解的酣戰呢。所以天天有氣惱，事事生氣惱。我雖沒有孩子，然而鬧在一塊，焉能免得了是非。這是說不出的苦處。昨天我接了你們的信，恰巧我們都坐在一塊兒，我稟明白了婆婆，還沒應許我呢，二嫂子便說道：『我家的兄弟，前天也曾去過，確是好看。』又說：『我們兩個孩子，聽了他舅舅的話，也鬧着要去，總沒有人領，難得嬸子去，可肯帶他們去一次？』婆婆聽了，便說：『很好，就帶兩個孩子去罷，省得天天在家裏鬧。』我聽了，自然沒口的答應；看二嫂子時，笑嘻嘻的，却是大嫂子的面容，忽然間又顯出些鉄青色了。我知道這又是一個難題；連他們的孩子，一同帶去，他們一房一房的界限分的很清，雖然頑在一塊，好似和國際一般的，一個不對，便決裂起來了，同仇敵一般，怎麼敷衍得下。然而不帶了，顯見得我待人高低。我正委決不下，大房的兩個孩子進來了，聽得個去字，便問什麼地方去。我說了，吵着也要同去。我還沒有答應，還算

好，大嫂子已經喝下來了，含譏帶諷的講了一回話。我知道這就不關我事了，他是和二房鬪氣呢。我索性討好，也要把他們領去，大嫂子一定不許。後來婆婆也說了，『不帶去的好；不然，孩子多了，照顧不到的。』我得了這樣口風，也便收了篷，險些兒我又做了個難人。妹妹，你想我過的日子苦不苦。我還不算沒用的人呢；可是已經應酬不過來了。」

一面說着，却早又到了一座假山底下。兩個孩子走到假山上，拾着磚塊，你擲我我擲你的頑。錦研方要喝時，哥哥一石子，打了妹妹個正着；妹妹便哭了，拾起一塊大石，用力的也擲將過來。錦研一急，腳底下走的匆忙了些，絆了一塊石頭，撲的跌了一交。錦圓大駭，搶步去攙扶起來；那兩個孩子卻拍手的大笑。錦圓急問可跌痛了沒有。錦妍搖頭道：「沒事。」忙攜着兩個孩子下來。

這時一大羣的人來了。海秋見錦妍的姪女，有些淚痕，便問是什麼事。錦圓約略告訴了一遍。海秋道：「二哥請我們吃點心去呢，到前面的雙梧軒去罷。」一行人便都到雙梧軒坐下，點心已經端盤，謙遜了一回，便各各吃了些東西。吃的時候，錦妍的姪男女，又爭多嫌少的鬧

個不了。看海秋的許多姪子，却都和和氣氣，笑容可掬的。錦妍肚裏尋思，「這畢竟是教訓的好；吾們家裏，聚的幾個孩子，天天鬧意氣，還鬧不過來，那裏有教訓的工夫。出了事，各人只知道亂罵亂打的，在孩子身上出氣，絕不講些勸導，所以縱容的，一個個都沒有規矩了。」心裏頭想，禁不住歎了口氣，微微的點了點頭。錦圓一眼見了，不免盤問；錦妍低低的說了，錦圓也暗暗的歎息不止。

吃畢點心，時光已不早，各人就分道回家，

過了幾天，忽然海秋回來，告訴錦圓說：「錦妍生了病了，是周守新說起的，不要前天跌了一交跌傷了；那是我們請伊來的，未免對不起，明天你可去望望伊。」錦圓答應了。明天吃過了飯，便攜着老媽子同去。到的晚上回來，海秋已回了，急問，「是什麼病？利害不利害？可是那天看梅花跌傷了的？」錦圓道：「不是不是，病並不利害，慢慢兒的我來告訴你。」說了，換了衣服，取了一杯茶，向沙發上一坐道：「怪不得姊姊贊我們的房間很好，比起伊的房間來，真是天差地遠了。我今天還是第一次去，走進了房，便覺得一股刺鼻的氣味。那房間也不很小，就是

太舊，窗太少，所以光線暗得很，加着堆的東西也太多。我一看窗一扇也沒開，房門也緊閉着，空氣一毫沒有流通，所以炭氣太重。我就說：『這裏的空氣很濁，何不開扇窗？』那伏侍的小鴉頭說：『是老太太分付的，病了最忌傷風，所以不敢開，並且平日裏也是這樣，除是夏天，方纔窗戶俱開。』我聽了也不好再說了。他們家的許多人，一個個都不知道衛生。因為我是第一次去，所以老太太等，沒一個不來應酬一下，却涕唾隨意，絕不知道污穢的危險。我後來問了姊姊，姊姊說伊的房間，已經絕頂的乾淨了，一個月必得水洗一二回，所以人人呼伊『新法人』。『若是別的房间，非但怕費事，加着有了小兒，格外的糟呢。』

海秋點點頭道：「這也怪他們不得；習慣成自然。他們的人家，也是太舊了。可是我問你姊姊的病，卻什麼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呢？」錦圓笑道：「你不用忙。伊的病原，我要慢慢兒講。你可知道，他們的祖，是個科甲出身，做過官的麼？」海秋道：「知道的，但和你姊姊的生病，有什麼關係？」這就奇了！」錦圓微笑道：「有關係得很！這是我姊姊今天纔告訴我的，我要原原本本的告訴你，你不要性急，打斷我的話頭。」海秋笑了一笑。錦圓又續說道：「因為他們